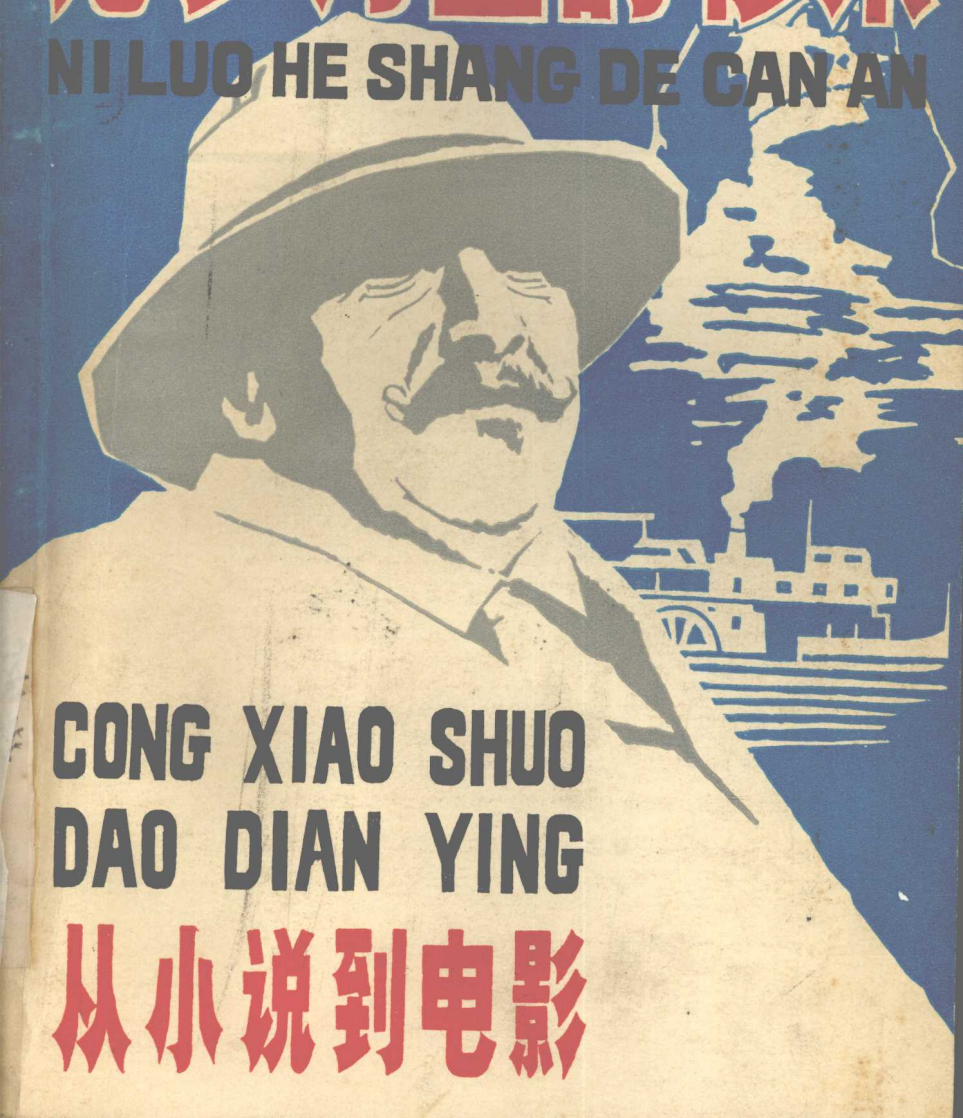


尼罗河上的惨案

NI LUO HE SHANG DE CAN AN



CONG XIAO SHU
DAO DIAN YING

从小说到电影

尼罗河上的惨案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方国伟 译 商亚南 校



上海市电影局资料室

第一章

“林内特·里奇韦!”

“是她!”“三冠”酒巴的老板伯纳贝先生脱口而出。

他用肘臂轻轻碰了一下同伴。

这两个人圆睁双眼盯着她看，嘴巴微微张着。

一辆猩红色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大型轿车刚好停在市邮政局门口。

从车上跳下一位女郎，她装束素净(仅仅是看来如此)，没戴帽子，一头金色长发，面容端正，显得很果断。她身材苗条，在下伍德——曼尔顿市算是罕见的。

她急冲冲地快步进入邮局。

“正是她!”伯纳贝先生又说起来了。他肃然起敬，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她最近得了几百万遗产……准备化几千英磅把邸宅大修一番。兴修几个游泳池……意大利式花园、舞厅，那幢楼一半得拆掉加以重建……”

“她会拿钱到城里来挥霍的，”老板的同伴——一个衣衫褴褛的瘦子说道，他的语调显得既妒嫉又吝啬。

伯纳贝先生赞同道：

“嗯，这可是下伍德——曼尔顿市一件大事，开天辟地的

大事哩。”

伯纳贝先生一谈到这件事就自鸣得意起来。

“把咱们大伙儿的心都吊起来了，”他又加了一句。

“跟乔治爵士可真有点不同，”另一位说。

“哟，他那些马把他给毁了，”伯纳贝先生有点惋惜地说着。“他从来没交过好运。”

“他卖出这笔房产得了多少钱？”

“我听说，整整六万镑哩。”

瘦子惊讶地嘘了一声。

伯纳贝先生洋洋得意地谈下去：“听说，她为了修缮一新，准备再化六万英镑呢！”

“好阔气！”瘦子说。“她打哪儿捞到这么多钱？”

“我打听到，从美国呗。她生母是一位百万富翁的独生女儿。真象电影里讲的那样，是吗？”

女郎步出邮局，登上轿车。

她驱车驶去时，瘦子始终盯着车子看。他喃喃说道：

“看来一切都不对头，她那么阔气。金钱和美貌——太过份了！要是个姑娘象她那么有钱她就不应该长得那么俊。可是她长得那么俊……她是样样都全了。这太不公平……”

二

下面是“布莱格日报”社会栏内一段文章：

在“姑妈之家”饭馆就餐的绅士淑女中间，我看到了美丽的林内特·里奇韦。她和乔安娜·索思伍德侯爵夫人、温德尔沙姆伯爵以及托比·布鲁斯先生共进晚餐。众所周知，里奇韦

小姐是梅尔休伊希·里奇韦的女儿。她的母亲安娜·哈茨从祖父列奥波德·哈茨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可爱的林内特如今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据说，她的婚约不日即将宣布。毋庸置疑，温德尔沙姆伯爵深深为之倾倒！

三

乔安娜·索思伍德侯爵夫人开口说道：

“亲爱的，依我看，你这块庄园定会变得非常了不起的！”

她正坐在沃德别墅林内特·里奇韦的卧室里。

临窗眺望，花园外面展现广袤无垠的原野，点缀着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

“还不错吧，是吗？”林内特说。

她双臂支着窗台，脸上充满着热切的期望，一副生气勃勃的样子。相比之下，旁边的乔安娜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一个年逾二十七的少妇，身材颇长而又纤细，长长的脸蛋倒是一副机灵相，可两条眉毛被拔得稀稀拉拉，十分难看。

“你办事又快又好！请了不少建筑师吧？”

“只聘请到三位。”

“建筑师是什么样的？我还没见到过呢。”

“他们的水平倒不赖。就是我发现他们有时不太切合实际。”

“亲爱的，你很快会纠正他们这个缺点的。你不愧为最讲求实际的人！”

乔安娜从梳妆台上捡起一串珍珠。

“我猜这珍珠不是假的，对吗，林内特？”

“当然不假。”

“我懂你说‘当然’的意思，可是，亲爱的，好多人都不识货呀。他们会认为是大颗粒的人造珍珠，或者还是冒牌货哩！亲爱的，这串珍珠颗颗都那么匀称，真叫人难以置信。想必价值连城吧！”

“你是不是认为太俗气了？”

“不，决不——只是美极了。它们值多少钱？”

“大约五万镑。”

“好大一笔钱哪！你不怕被人偷走吗？”

“不怕，我总是把它们带着——反正它们是保了险的。”

“亲爱的，你肯不肯借给我带到吃晚饭？要是你肯的话，那我真太高兴了。”

林内特笑了。

“当然罗，请吧。”

“林内特，你知道，我多么羡慕你。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现在是二十芳龄，还没有结婚，却拥有一大笔钱，你相貌漂亮，又那么健康。而且你还很有头脑！你什么时候满二十一岁？”

“六月份。那时我打算在伦敦举行庆祝成年的盛大舞会。”

“那时候，你是不是打算嫁给查尔斯·温德尔沙姆啦？关于你的婚事，那帮爱传播流言蜚语的作家可关心啦，真可怕。而查尔斯也真的是非常爱你的。”

林内特耸耸肩。

“我不知道。现在我真的还不想嫁人。”

“亲爱的，你说得真对！一旦结了婚，就完全是另一种生

活了，是不是？”

电话铃响了，林内特走过去接电话。

“喂？喂？”

管家的声音回答她：

“德·贝勒福特小姐正打电话进来，要不要接通？”

“贝勒福特？噢，当然罗，可以接通。”

咔嚓一声电话接通了，传来一个热情而柔和的声音，说起话来有点喘不过气似的：

“你好，你是里奇韦小姐吗？林内特！”

“亲爱的杰基！我已好久好久没听到你的音讯了！”

“我知道。真是糟糕透了。林内特，我非常想见见你。”

“亲爱的，你不会上我这儿来吗？我搞到一样新玩意儿，很想给你瞧瞧。”

“我就是想上你那儿去。”

“那么，跳上火车或者搭辆汽车来吧。”

“好，我一定来。前些日子我化了十五英镑买了一辆很破旧的老爷车子，是双座位的。有几天它倒走得挺好的，但它的脾气却说不准。我要是在吃茶点之前赶不到的话，准是它脾气发作了。再见，亲爱的。”

林内特把电话听筒搁上，回身向乔安娜走去，并说：

“这是我的老朋友杰奎琳·德·贝勒福特，是在巴黎的教会女校跟她相识的。那时，她遭到了最大的不幸。父亲原是法国一位伯爵，母亲是美国南方人。父亲同另一个女人相好，远走高飞了。而她母亲在华尔街的银行倒账时期，赔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杰基落得没有一点财产。我不知道，这两年来她是怎么打发日子的。”

乔安娜一边听着，一边拿起她女友的指甲油，润色她那深红的指甲，她的头往后斜靠着，正在欣赏自己涂好的指甲。

“亲爱的，”她慢条斯理地说着。“别连累自己啦。倘使我的朋友发生什么不幸的话，我就马上把他们甩掉。说起来好象忘恩负义，其实是杜绝了往后一大串的麻烦哩！这些潦倒的人死皮赖脸，老是要向你借钱。要不，他们操起缝纫业，而你为了周济他们只得穿他们粗制滥造的服装。或者，他们还描绘灯罩花样，或者做印花披肩，而你得照单全收。”

“这么说来，一旦我倾家荡产，你隔天就会跟我一刀两断了？”

“是，亲爱的，我会的。你总不能说我在这点上不忠诚老实吧！我只喜欢交好运的人。你终究会明白，这对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天经地义的。只是大多数人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会借口说跟玛丽或者是爱米莉或是帕麦拉怎么也合不来了！‘她的烦恼使她变得这么会抱怨，这么怪僻，可怜的人儿’等等。”

“乔安娜，你真狠心！”

“我只不过是和大家一样想求名求利罢了。”

“我可不想求名求利。”

“道理是明摆着的。你那位衣冠楚楚的中年的美国托管人每季度付给你一大笔津贴，你当然犯不上狠心罗。”

“但你错怪了杰奎琳，”林内特驳道。“她可不是吃白食的人。我很想周济她，可她却拒绝了。她真清高哩。”

“她干吗急急忙忙要找你？我敢打赌，她肯定要向你要什么的！等着瞧吧。”

“刚才听她口气，一定有什么事情使她很激动，”林内特承认道。“杰基常常会为一件事激动得了不得。有一回，她竟用

小刀子捅人呢！”

“亲爱的，多可怕呀！”

“有个男孩拿狗恶作剧。杰基劝他别戏弄了。他不听，杰基把他拉过来摇了他一下，哪知男孩比她力气大。后来，杰基突然拔出一把小刀，朝男孩身上捅了一刀。这就是她跟人吵架最凶的一回！”

“可不是，这种事最叫人不舒服！”

林内特的女仆嘴里轻声说着道歉的话走进房间，在衣橱里取出一件衣服，便走出去了。

“玛丽怎么啦，”乔安娜问道。“她一直在哭。”

“可怜的人儿！我早先跟你讲过的，你不是知道么，她想跟一个在埃及工作的人结婚。她不大了解他的情况，因此，我想，我该去查明一下他的为人。原来他早有老婆，还养了三个孩子。”

“林内特，你这样招惹是非，要树敌过多的。”

“树敌过多？”林内特表示很吃惊。

乔安娜点点头，自己点了一支香烟。

“正是树敌过多，我亲爱的。你办事这样干练，又这么善于办好事。”

林内特笑了起来。

“嗨，世界上我可没有一个仇敌。”

四

温德尔沙姆伯爵坐在雪松底下。他目光久久停留在沃德别墅优美匀称的建筑上。这座建筑物古色古香，别具一格。

在这儿看不到什么新式高楼或附加的建筑，它们都给房子拐角挡住了。景色明朗而宁谧，沐浴在秋天明媚的阳光之中。可是，在他看得出神时，眼前已不是沃德别墅了。朦胧之中他仿佛看到一座伊丽莎白时代的大厦，气魄更其雄伟，有一大片花园，远处，荒野茫茫……

这是他的府邸，查尔顿山庄，前面站着一个人影——一个金发女郎的人影，脸上热情而充满自信……林内特，查尔顿山庄的女主人！

他深深感到大有希望，她拒绝婚约决非最后定局，不过是借故拖延时间罢了。嘿，他还是能再等一下的……

这门婚事该多么门当户对！当然罗，娶一个有钱的姑娘是件美事，但还不至于到达要放弃自己主张的地步。况且，他爱林内特。他真心诚意地要娶她，哪怕她身无分文，根本不是英国最富有的一个女郎。不过，幸运的是，她正好是英国最富有的一个女郎……

温德尔沙姆心向神往，脑海里盘算着关于未来的种种美妙计划。罗克斯谷也许要归他管辖，再将西边那一半修建起来，不让苏格兰人进来狩猎……

查尔斯·温德尔沙姆在太阳底下做着甜蜜的梦。

五

下午四点光景，从砾石路面上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一辆破旧的双座老爷汽车停了下来。一个女郎下了车，满头蓬乱的黑发，模样挺小巧玲珑。她拾级而上，曳了一下门铃。

过了一会，她被带进一大间摆设豪华的会客室。教士打

扮的管家用他惯有的呆板声调通报：“德·贝勒福特小姐到。”

“林内特！”

“杰基！”

温德尔沙姆站在一旁，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这位火性子的小巧的姑娘张开双臂扑上去勾住林内特的脖子。

“这位是温德尔沙姆伯爵，这位是我的好友德·贝勒福特小姐。”

他思忖着：这倒是位漂亮的小姑娘，虽不是真正漂亮，却相当迷人。瞧，一头乌黑的卷发，再配上一对大眼睛。他喃喃敷衍几句，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开，好让这两位挚友欢叙一番。

杰奎琳猛扑上来——她的举动使林内特忆起了这是她的特点。

“温德尔沙姆？温德尔沙姆？就是报上天天谈论你准备嫁给他的那位！是不是，林内特？你是不是打算这样？”

林内特轻声说道：“说不定会——”

“那叫我太高兴了，亲爱的！他长得很俊嘛。”

“唉，你别以为事情已定了……我至今还没有拿定主意哩。”

“噢，当然没有罗。女王招驸马总是东挑西拣的呗。”

“别奚落我啦，杰基。”

“可您的的确确是一位女王，林内特。你一向是位女王。女王陛下。林内特女王，金发的林内特。而我——我是女王的心腹，是陛下最忠诚的侍女。”

“杰基，亲爱的，你胡说些什么！这些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你无影无踪，又老是不写信来，杳无音讯。”

“我最讨厌写信。我到过哪儿了？唉，亲爱的，多半是在社

会的底层。在干活，你知道，跟讨厌的女人在一起干讨厌的活。”

“亲爱的，我很想叫你——”

“领受女王的恩赐？噢，亲爱的，坦率地说，我上这儿来就为的是这个。不，我不想借钱。我还不到那个地步呢！可我来是请你帮我一个大忙，这对我非常重要。”

“说下去。”

“你既然打算嫁给温德尔沙姆，也许你会懂得。”

林内特有点摸不着头脑；接着，她脸色明朗起来。

“杰基，你是想说——”

“是的，亲爱的，我已经订婚了！”

“原来如此。我总觉得你看来特别活跃。当然罗，你一贯很活跃，可眼下就是有点不同往常。”

“这正是我所感到的。”

“把他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他叫西蒙·多伊尔。人长得很高，又挺魁梧，非常纯朴，孩子气，真可爱极了！他很穷，没有家当。他就是你们称为乡下佬的那种人，可是那地方很穷——他是个小儿子。他们全家是从德文郡迁来的。他喜欢农村，喜欢农村的一切。进城后，他在伦敦一家毫无兴趣的公司里干了五年。目前那公司裁减人员，因此，他失业了。林内特，要是我不能和他结婚，我可要死了！我真要死了！死了……”

“别淘气，杰基。”

“我告诉你，我真的要死了！我疼爱他，他也疼爱我。我和他谁都缺不了谁。”

“亲爱的，你已经不能自拔了吧？”

“我知道这么下去会是很糟糕的，对吗？爱情就是这么回

事，你堕入情网后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她停了一会，一双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忽而流露出悲哀的情绪，她全身哆嗦了一下。

“有时候，爱情甚至有点可怕！西蒙和我真是天生的一对。我再也不会看中别人。你一定得帮我们的忙，林内特。听说你把这一块地产买了，这使我打了一个主意。喏，你得有一个地产管理人，也许两个。我要求你把这个美差赐给西蒙。”

“哦！”林内特一惊。

杰奎琳抢着说下去：“他精通各种业务。对地产这一行十分熟悉——他就在一个庄园里长大的。而且他还受过专门的训练。哦，林内特，为了我的缘故，你会给他这个美差的，是吗？要是他不好好干，你可以把他辞退。不过他会好好干的。我和他可以住在一个小屋子里，我将经常看到你，你的花园一定会布置得象天堂一样。”

她站起身来。

“林内特，你说呀，你会给他这个差事的。你说你会的呀。美丽的林内特！高个儿的金发的林内特！我最最亲密的朋友林内特！你说你会的呀！”

“杰基——”

“你同意了？”

林内特哈哈大笑起来。

“淘气的杰基！把你的男朋友带来，让我瞧瞧，我们可以商量一下。”

杰基瞥了她一眼，热情地吻了她一下。

“亲爱的林内特，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你是这样的

人。你不会叫我失望的，永远不会的。你真是世界上最最可爱的人儿。再见。”

“可是，杰基，你住下吧。”

“我？不，我不住了。我得马上去伦敦，明天我就回来，把西蒙也带来，然后我们把一切好好安排一下。你会喜欢他的，他挺讨人喜欢。”

“可是你不再呆一会喝点茶？”

“不了，我等不及了。我太兴奋了。我得马上回去，把一切告诉西蒙。亲爱的，我知道我是欣喜若狂了，可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希望结婚以后我会改正过来。结婚对人们来说总是能产生清醒的效果的。”

她在门口转过身来，站了一会，又跑回来，跳了起来跟林内特作最后一次拥抱。

“亲爱的林内特，你是举世无双的。”

六

那个时髦的“姑妈之家”小饭馆的老板——加斯顿·布朗丁先生，不是那种喜欢对他的顾客特别献殷勤的人。富人，美人，名气响的人以及出身高贵的人可能会白白地等候，而得不到特别的招待。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布朗丁先生才带着一副彬彬有礼的恩赐态度向客人打招呼，陪同他到特设的雅座旁，然后恰如其分地同他交谈几句。

就在这个晚上，布朗丁先生已经三次作了他那种隆重的接待——一次是对一位公爵夫人，一次是对一位著名的嗜好赛马的贵族，一次是对一位长相滑稽、胡子漆黑的矮个子男

人，漫不经心地坐在一旁的顾客会认为，这个人来这儿并不会给“姑妈之家”饭馆带来什么好处的。

然而，布朗丁先生对他的殷勤实在有点过分。虽然半个小时以来顾客们就已被告知没有什么桌位了，可是此时却神秘地出现了一张桌子，并被安放在一个十分优惠的位置。布朗丁先生带着种种热诚的样子陪伴着这位顾客到这张桌旁。

“波伊罗特先生，对您来说，自然罗，总是有桌位的！我多么希望您会成为我们的常客！”

赫克尔·波伊罗特微笑着，回想着那桩已过去的事件，在那事件里，一具尸体，一位侍者，还有布朗丁先生和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姐都扮演了一个角色。

“布朗丁先生，您太客气了。”他说。

“波伊罗特先生，就您一个人吗？”

“是的，就我一个人。”

“哦，好的，朱而斯会为您安排一顿富于诗意的便餐的——绝对的有诗意！女人嘛，不管怎样媚人，总是有这个缺陷：她们会使人不专心进食！波伊罗特先生，您会津津有味地进餐的，这点我敢向您保证。那么至于酒——”

接着是一场专门性的对话，服务员领班朱而斯插了嘴。

布朗丁先生在离开前拖延了片刻，机密地放低了他的声音。

“您手头有严重的案件吗？”

波伊罗特摇了摇头。

“哎呀，我嘛，是一个悠闲的人，”他温柔地说。“我一辈子都很节约，因此我现在能够享受一下游手好闲的生活了。”

“我真羡慕您。”

“不，不。你这样做是很愚蠢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生活并不那么愉快。”他叹了口气。“俗话说，为了逃避进行极度紧张的思想，人们不得不找些活儿干干，这话讲得真对啊！”

布朗丁先生举起了双手。

“可是要干的事太多了！还可以去旅行！”

“对，去旅行，我已经好久不这样做了。今年冬天我打算去埃及旅游。他们说，那里的气候好极了！你可以逃避那迷雾、阴天，以及那单调的下雨天。”

“啊！埃及，”布朗丁先生低语道。

“现在人们甚至能乘火车到那儿，我相信，除了要过英吉利海峡外，就能避开所有的海上旅行。”

“啊，海，您不会晕船吧？”

赫克尔·波伊罗特摇了摇头，微微地耸了耸肩膀。

“我也会晕船的，”布朗丁先生同情地说。“对胃口的影响真奇怪。”

“不过仅仅是对某些人而言！有些人不管怎么样摆动对他们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实际上很喜欢这样！”

“天老爷真不公平，”布朗丁先生说。

他伤心地摇了摇头，闷闷不乐地想着这个不虔诚的念头，走开了。

手脚轻盈，动作熟练的侍者伺候着，在桌上放着烤面包片，白脱，一只冰桶，各种上等饮食的附属品。

黑人管弦乐队突然响起了陌生而不协调的喧闹曲。伦敦人跳起舞来了。

赫克尔·波伊罗特在一旁看着，在他有条不紊的脑子里记录着种种印象。

大多数人看起来都是很心烦意乱的。其中有一些壮实的男人是相当得意的……而在他们舞伴的脸上则呈现出一种耐着性子的情绪。穿着紫色服装的胖女人看上去容光焕发。……毋庸置疑，胖子在生活中是有某种补偿的……一种趣味——一种乐趣——这是那些外表比较时髦的人所享受不到的。

这里有少量的年轻人——有些人神色茫然——有些人看来是厌倦了——有些人肯定不愉快。青春——最最容易受人影响的时期——把青春叫做幸福的时期是多么的荒谬啊！

他的目光当停留在某一对舞伴身上时变得温柔多了。这是非常相配的一对——高大宽肩的男子，苗条娇嫩的姑娘。两个人的身体伴着十分快乐的旋律移动着。此时此地，他俩都感到幸福。

舞曲出其不意地停了下来。大家拍手以后舞曲又开始了。第二次重奏后，这一对人回到了他们在波伊罗特旁边的桌子上。姑娘的脸飞红，笑着。当她坐下来抬起头向她的伴侣欢笑之时，波伊罗特可以仔细观察她的脸。

她的眼睛里除了欢笑之外还流露出其它的含意。赫克尔·波伊罗特疑惑地摇了摇头。

“这个小姑娘，她爱得太过份了，”他对自己说道。“这样不妥当。不，这样不妥当。”

这时一个词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埃及。”

她们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到他耳朵里——姑娘那年轻、精神饱满、很傲慢，说话时略微带有温柔的外国 R 音的声音，以及这个男子兴高采烈，调子低沉；说着一口有教养的英语的声音。